

南宋浙东学者楼钥的学术成就初探

——以《攻媿集》为核心的分析

鲁 颖

内容提要 浙东学术虽是区域性学术，却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相关研究也成果显著。以往对于浙东学术的研究，主要偏重于个别学派或代表人物，因此许多不入学派之门的学者往往受到忽视。本文所要论述的楼钥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的学术成就较少引起人们的关注。楼钥出生于浙东四明地区，生活的年代正值南宋孝、光朝文化繁盛时期，以词臣的身份立于朝廷，卓然为一代名臣，其官品人品为人所称赞。留下的一部重要文集《攻媿集》，是其学术的集中体现，也是研究南宋政治、人物、学术的重要资料。本文以《攻媿集》为基础，着重对其校勘学、小学、史学等学术成就进行论述，展现其注重“实学”之特点，希望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浙东学术的研究。

关键词 楼钥 《攻媿集》 楼钥学术 浙东学术

在宋代乃至明清时代的学术史研究中，浙东学派和浙东学术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较为关心的话题之一，浙东学术虽为区域性学术，然自发端始便一直源远流长，名家辈出。但就总体而言，学者对于“浙学”与“浙东学派”中的个别代表人物（如陈亮、叶适、黄宗羲、章学诚）及其学术思想研究的成果多一些，尤其集中在清代的浙东史学派，作为浙东学术萌芽发展的宋代，研究也相对集中在金华、永嘉、永康三个学派及其代表人物身上。但是浙东的学术文化内容丰富，涵盖广泛，仅仅靠研究几个代表学派并不能揭示出其全部内涵，而当时身处南宋浙东地区的许多士大夫，虽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派别倾向，但是对于推动浙东学术的发展，推进各学派之间的交融，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的研究对象——楼钥，就是一位比较典型的代表，他身处南宋文化学术繁盛的孝、光、宁朝，政治地位显赫，虽然并不是某一学派门下之人，但是却与当时重要学派的代表人物均有不同程度的学术交往，并且留下了一部非常重要的文集——《攻媿集》，是研究南宋前期政治、人物、学术的重要史料。但是到目前为止，关于其学术的专门研究却鲜有涉及，已有成果主要是以家庭史作为视角，探讨楼钥在家族兴衰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如美国学者 Walton Linda（沃尔顿·琳达）从楼氏家族的兴起、发展、义庄、婚姻及人际网络等方面，探讨家族如何藉科举、家族与婚姻等方式，以获

得、维系乃至巩固其在地方上的名望^①。黄宽重先生通过楼氏家族以地方活动扩展人际关系为例，探讨其对地方学术乃至地方意识塑造的影响^②。浙江大学包伟民教授以《宋代明州楼氏家族研究》为题，分三个阶段说明楼氏家族发展兴衰的现象及原因^③。本文欲以《攻媿集》为核心，探讨楼钥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

一 生平及后人评价

楼钥(1137—1213)，字大防，又字启伯，号攻媿主人，以勇于改过自励，自称：“人患不知其过，知之而不能改，是无勇也。”先世原为浙东婺州东阳县人，一迁婺州，再迁明州奉化县^④。其人“少警敏，书一再读能记诵，辞章雅赡”^⑤。隆兴元年(1163)进士，曾任温州知府、国子监司业、太常寺少卿等职，宁宗时因与韩侂胄政见不和而上表辞官，告老还家，杜门著书13年，被重新起用后迁吏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兼国史实录院修撰，先后担任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位两府者五年，嘉定六年(1213)病逝，积阶至金紫光禄大夫，赠少师，谥宣献。

纵观楼钥一生，在官途上虽经起落，但也可谓，官位显赫。作为一名学者，他的治学亦备受称赞，无论是与他同时代的人物还是后时代的人物，对楼钥的评价都非常高，其中虽不乏一些溢美之词，但总体而言还是非常公允的，可以看出楼钥为官及治学的一生。《资政殿大学士赠少师楼公行状》称他，“资禀高明，风仪峻整。平生静专，琐琐尘务不经于心，惟酷嗜书，潜心经学，旁贯史传，以及诸子百家之书。前言往行博采兼取，森如武库……山经地志，星纬律历之学，皆欲得其门户；研精字书，偏旁点画，纤悉无差。世所承用”^⑥。对于他的人品及其博学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尤其是他的博学，文献有多处记载。《延祐四明志》也称：“钥性乐易，中原师友渊懿，悉穷其渊奥。经训小学，精据可传信。”^⑦《宋史》传称他“代言坦明，得制诰体”，他博通经史，讲求实学，在训诂小学诸方面能够纵贯今古，论述大多可信，而其题跋文字尤以源源本本、证据分明而为后世所重。而四库馆臣则称“钥居官持正有守，而学问赅博，文章淹雅，尤多为世所传述……盖宋自南

① Linda Walton, "Kinship, Marriage and Status in Song China: A Study of the Lou Lineage of NINGBO",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18.1(1984).

② 黄宽重：《宋代四明士族人际网络与社会文化活动——以楼氏家族为中心的观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本第三分，1999年。

③ 包伟民：《宋代明州楼氏家族研究》，台湾：《大陆杂志》第九十四卷第五期，1994年。

④ (宋)楼钥：《攻媿集》卷八五《高祖先生事略》页1151，中华书局，1985年。

⑤ (宋)罗浚：《宝庆四明志》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87册，页111，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⑥ 《资政殿大学士赠少师楼公行状》，页149。

⑦ (元)袁桷：《延祐四明志》卷五《人物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249 地理类，第491册，页409。

渡而后，士大夫多求胜于空言，而不甚究心于实学。钥独综贯今古，折衷考较。凡所论辨，悉能洞澈源流。可谓有本之文，不同浮议。”¹清代汉学家在一贯鄙薄宋学空疏的情况下，能够给予楼钥如此之高的评价，也正说明了楼钥在提倡“实学”的清代汉学家眼里确有一些建树。

二 《攻媿集》的版本流传及主要内容

1. 主要版本

现存楼钥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乐书正误》一卷、《范文正公年谱》一卷、《北行日记》两卷、《攻媿集》一百二十卷。其中《攻媿集》是其别集，集中展示了他的学术成就。

关于《攻媿集》的卷帙，今天最常看到的四库全书本和丛书集成本，都是112卷。但是，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及《宋史·艺文志》都著录为120卷，据此可以推测《攻媿集》在宋代应当只有这一种版本，即120卷。明《文渊阁书目》卷九载“楼钥《攻媿集》一部十五册，残缺。”《内阁书目》卷三曰：“《楼攻媿集》三十八册，不全。”《蓁竹堂书目》卷三亦载该书十五册。《万卷堂书目》、《澹生堂藏书目·续收》、《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摘录》俱著录此集为百二十卷本²。据真德秀与魏了翁分别为该集所作的序称³，《攻媿集》的初刻本是楼钥的儿子楼治所主持的家刻本，自宋代刻板以来，似未重刻，仅以钞帙流传。该刻本今犹传世，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而今天能够看到的《攻媿集》还有明抄本二十三卷、清抄本五部、乾隆武英殿木活字本（清徐时栋题识）、光绪聚珍版丛书本（傅增湘校并跋，李盛铎校并跋）、四部丛刊本等。“其中抄本都有所残缺。个别抄本讹脱严重。据祝尚书先生调查‘台北‘中央图书馆’有朱墨合校之旧抄本一百二十六卷十六册，是否残缺不详。”⁴

楼治家刻本今存103卷，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阙序文、目录卷一、正文阙卷五至七、二六至二九、三八至四〇、七七至七九、九四至九七，另外卷五八、七三、七四也有部分残缺。傅增湘先生曾因为见是本，记云：“《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宋楼钥撰，宋刊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栏。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刻工姓名，有阮金滋、詹世荣、马祖、朱阮、曹同祖……钤有‘吴’、‘孟章’、‘清华小阁藏’三印。又‘棟亭曹氏藏书’（朱）、‘长白敷槎氏菴斋昌龄图书印’（朱）、‘溧生珍藏’（白）等印。”

当年修《四库全书》时，馆臣采用的是“两淮盐政采进”的一个旧抄本。馆臣称：“诸家所藏刻本，钞本并同。今俱无从校补。至第四十八卷、第八十卷、第八十一卷、第八十二卷有青词、朱表、斋文、疏

〈1〉 四库全书《攻媿集》提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91别集类，第1152册，页264。

〈2〉 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页1074，中华书局，1999年。

〈3〉 分别见《西山文集》卷二七，四部丛刊本：《鹤山大全集》卷五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前揭《宋人别集叙录》页1074。

文之类，凡一百六十七篇，均非文章之正轨，谨禀承圣训，概从删削，重编为一百一十二卷，用聚珍版摹印，以广其传。”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常看到的版本一般都是112卷的原因，乃是经过四库馆臣删削合并之后的卷帙。后《攻媿集》又被作为武英殿聚珍版图书之一，被下令以活字刊刻。现在常用的四部丛刊本，是依据武英殿聚珍版所断句印行的，也是本文研究底本。在对《攻媿集》进行研究时，我使用的就是这个版本。武英殿聚珍版的刊印实际是纂修《四库全书》的产物，虽然是依据《四库全书》刊印，其所收之书与四库本的编次类目相同，但在文字校勘上是优于四库本的。但最后拾遗中收入的《东观余论序》，与前卷七十六《跋黄长睿东观余论》完全重复，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

2. 主要内容

在目前传世的宋代文献资料中，以宋人文集数量居多，约有五百部左右。而作为研究宋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宋人文集的史料价值是极高的，楼钥的《攻媿集》正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其为官、治学、交往情况皆反映于其中。

《攻媿集》共一百一十二卷，各种文体皆备，卷帙浩繁，特列表说明[表一]。

[表一]《攻媿集》所包含之文体分类

古体诗	224	今体诗	949	表笺	95	奏议	96
状劄	76	内制	362	外制	531	谥议	6
序	40	记	65	启	98	礼书	15
铭	4	偈颂	37	碑	2	书	18
题跋	307	赋	14	赞	30	祝文	56
祭文	59	事略	1	行状	12	神道碑	12
志铭	56	塔铭	8	进故事	6	杂著	15

文集内容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诗文。这部分所占的比重很大，虽然文集数量存留不少，但是文学价值并不高，多为应景的文人之间应酬之作，很少为人所提及。

二是公文，如奏议，内、外制等。由于长期活跃于政治舞台，楼钥的文集之中保存有大量的公文，因此以往的学者多将其文集也看作是公文的汇集，这也常被后世所诟病。王士禛《居易录》称：“宋集多丛冗，此集如表状、内外制、书、启之类，删去半部亦可。”^①不过这与当时的风气有关，不少南宋文集中都保留有大量的内外制。四库馆臣认为内外制“于当时宰执将帅、侍从诸臣、姓名官爵、迁转拜罢、纪传所未详者，尤可藉以征信，于考史尤为有裨”^②。这种评价可谓是对内外制的史料价值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三是祭文、行状、墓志铭等。记载了同时代许多士大夫文人的家世、为官经历及学术活动，可以

① （清）王士禛：《居易录》卷一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子部175 杂家类，第869册，页437。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二，集部15别集类15。

说对于研究南宋前期的社会生活及学术发展有重要意义。例如，黄宽重先生在对四明楼、汪、元、史等几个大族进行研究时，主要依靠的资料就是楼钥的《攻媿集》，尤其是其中的墓志铭、行状、祭文等，这些资料对当时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有清楚的记载。梁庚尧先生对于四明乡曲义田的研究也较多依靠《攻媿集》中的资料^①，张其昀先生的《南宋四明之学风》也是主要参考《攻媿集》。

四是各类序、记及题跋，为楼钥学术成就的主要体现。题跋文在宋代异军突起，数量繁多，名家辈出，折射出宋代学术文化的全面昌盛，展现了宋代士大夫丰富的精神世界。明末毛晋首次大规模辑集宋人题跋刊于《津逮秘书》之中，共收了欧阳修、曾巩、洪迈等20家76卷，数量极为可观，但是楼钥的题跋却未收入。关于楼钥的题跋，王士禛《居易录》曾赞：“诸体中题跋最胜。”^②李慈铭也称：“王渔洋极称其题跋之佳，而惜毛氏未刻入《津逮秘书》，诚知言也。”^③鉴于楼钥题跋的重要价值，今人张均衡曾将其辑入《适园丛书》，曰：“毛子晋辑宋人题跋二十家而独不及大防（楼钥字），其实大防与后村纵贯今古，折中考校，于中原师友传授，悉能洞悉源流，南渡诸子中与放翁、平园不相上下。”可以说张均衡对楼钥题跋的评价并不为过，纵览楼氏300余首题跋，金石学、古文字、校勘、书画艺术等诸多领域均有涉及，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有着重要的文献保存价值，也是本篇对《攻媿集》研究的重点所在。

楼钥所作序跋的一些书，今天虽已佚失，但借助楼钥的序，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出书的内容，并且他的序跋不仅仅是对原书的评价，有些是对某一门学科的梳理，如卷五十一为陈傅良《春秋后传》和高亢《春秋集注》所作的两篇序，就回顾了从唐代到南宋春秋学的发展及研究状况，对本朝春秋学作了总结：“《春秋》之学不明久矣。啖、赵之后，至于本朝，而后有泰山孙先生复尊王之说，公是刘先生敞《权衡》、《意林》等书。伊川程先生虽无全书，而一《序》所该，圣人之大法备矣。自王荆公安石之说盛行，此道几废。建炎、绍兴之初，高宗皇帝复振斯文。胡文定安国承伊、洛之余，推明师道，劝讲经筵，然后其学复传，学者以为标准，可谓大全矣。东莱吕公祖谦，又有《集解》行于世，《春秋》之学殆无余蕴。”^④由此可以看出楼钥对于道学的推崇及对王安石新学的斥贬。并且此序提到吕祖谦所做《集解》，证明了四库馆臣的判断错误^⑤。

此外，《攻媿集》中还保存了大量关于书画、碑帖的题跋。宋代是书画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不仅朝廷设立画院，士大夫也热衷于收藏名画名帖，还互约鉴赏题跋。楼钥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

① 梁庚尧：《家族合作、社会声望与地方公益：宋元四明乡曲义田的源起与演变》，载于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家族与社会》页338—363，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

② （清）王士禛：《居易录》卷一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清）李慈铭：《越缙堂读书记》页915，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

④ 《止斋春秋后传左氏章指序》，《攻媿集》卷五十一，页687。

⑤ 《四库全书总目》称：“《春秋集解》宋吕本中撰。旧刻题为吕祖谦，误也。”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论述可参见李解民：《〈春秋集解〉为吕祖谦撰考——〈四库全书总目〉辩证札记》收入到《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8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其题跋中所涉及的前朝、当朝书画作品达百余幅，不乏一些名家之作，如王羲之、米芾、苏轼等人的作品。所涉书画有些早已失传，有些却是流传有序，至今我们还能见到，例如《跋袁起岩所藏唐阎立本画萧翼取(赚)兰亭》，所指画作现保存于辽宁省博物馆，《题汪季路家藏吴彩鸾唐韵后》中的画，现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三 主要学术成就

(一) 校勘学

宋代私家藏书兴盛，尤其是世家大夫，往往修建自己的藏书楼，藏书楼不仅代表着士大夫的兴趣爱好，更是他们读书治学的基础所在，而且“宋代私家藏书非常注重对图书的整理，整理工作主要包括校勘和编目。宋人藏书精于校勘，看藏书家事迹，往往有‘往往手自雠校’的记载，因为通过校勘，可以提高藏书的质量，所以宋代许多的著名藏书家的收藏不仅丰富而且号称精良，许多人不仅是著名的藏书家，也是著名的校勘家^①”。楼钥在这方面也不例外。楼钥的东楼建于绍熙二年(1191)，“藏书既富，欲别贮之，营度累岁。执政之次年，东楼始成，有登临之快，丛古今群书其上，而累奇石于前，崭然有二十四峰之状，又取楚公(楼异)登封令时所藏《嵩岳图》石刻列屏其下，仍以‘仰嵩’旧名名之”^②。全祖望《湖语》曰：“藏书最富，南楼北史，宛委之山，不过尔尔。”东楼与史鸿禧的藏书处碧址并山月湖两岸，人称“南楼北史”，对后世浙东地区藏书之风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楼钥所藏书籍，多收集善本，校对尤精，凡碰到精槧善本、刻本、抄本，必一一收藏，并进行校勘。东楼藏书不乏精槧善本，如宋刻《昌黎先生诗集》，在清代进入天禄琳琅，《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③记，“昌黎先生诗集(一函四册)书中卷赋诗两体外集遗诗，具载各句下并注考异，楼钥见前曰龠古鑰字乐”。就保存有“四明楼龠”的刻书章。

楼钥访书校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春秋繁露》的校勘，《攻媿集》卷七十七《跋春秋繁露》记载了其校书过程，现简单摘录如下：

《繁露》一书，凡得四本，皆有高祖正议先生序文。始得写本于里中，亟传而读之，舛误至多，恨无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师印本，以为必佳，而相去殊不远。……开禧三年。今编修胡君仲方渠宰萍乡，得罗氏兰堂本，刻之县庠，考证颇备。凡程公所引三书之言，皆在书中，则知程公所见者未广，遂谓为小说者，非也。然止于三十七篇，终不合《崇文

① 周少川：《藏书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页55，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② 《资政殿大学士赠少师楼公行状》页151。

③ (清)彭元瑞：《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二十卷》，《续修四库全书》917史部目录类，续卷六，页200。

总目》及欧阳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数。余老矣，犹欲得一善本。闻婺女潘同年叔度景宪多收异书，属其子弟访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乡本犹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长，悉加改定，义通者两存之。……仲方得此，尤以为前所未见，相与校雠，将寄江右漕台长兄秘阁公刻之，而谓余记其后。

《春秋繁露》历来传本极多，但全且善者绝少，从楼钥的跋中可以看出，在他以前，《春秋繁露》一直没有定本，他曾经搜集的“里中写本”、“京师印本”皆“舛误至多”，而“萍乡本”也仅有三十七篇，与《崇文总目》及欧阳修所藏的八十二篇数不合；之后得到潘景宪的善本，为八十二篇，与萍乡本共同校勘，“各取所长”，成为后世所谓的楼钥定本。

楼钥所称的“《繁露》一书，凡得四本，皆有高祖正议先生序文”，指的就是楼郁庆历七年二月所作之序^①，称“董生之书，视诸儒尤博极宏深者也，本传称《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今其书十卷，又总名《繁露》，其是非请俟贤者辩之，太原君家藏此书，常谓仲舒之学久郁不发，将募印以广之于天下”。从此可见北宋末年，《繁露》一书并未广泛流传，且只有十卷。楼钥在得到善本之前也曾怀疑《竹林》、《玉杯》等名与此书无关，并且在此之前孝宗时累官吏部尚书、龙图阁学士的程大昌曾给密阁所藏《繁露》作过跋语，他以《通典》、《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书所引用的《繁露》文字在当时传本中没有，就认定此书非董氏之书，并且还“自为一编，记杂事，名《演繁露》行于世”。到了开禧三年(1207)，胡榘在萍乡得到罗氏兰堂刻本，其中程大昌所谓所引三书之言，都在此书之中，但篇数与《崇文总目》及欧阳修所藏数不合，至楼钥得到潘景宪之本详为校勘，遂得《繁露》定本，可以说不仅纠正了程大昌所犯之错误，将《繁露》定为董仲舒所作，而且为后世研究《春秋繁露》提供了可依据之版本。因此后人也称“以程大昌之淹博，把秘书省之书，尚以诸书所引者不现，遂疑其书为小说家，则秘书省尚非全本。益证此本之足宝”^②。当楼钥所校之本在翌年四月镌版竣工之际，胡榘也写了一篇识语附于书后：“……复从攻媿先生大参楼公得善本，凡八十二篇，为十七卷，视《隋唐志》、《崇文总目》所□篇皆同，唯三篇之耳，先生又手自仇校，是正讹舛，今遂为全书。乃录本属密阁兄重刊于江右之计台，以惠后学云。”因此此本被称为“宋嘉定四年江右计台本”。“此本《繁露》在明初曾收入《永乐大典》，之后便隐而不显了，到清乾隆编撰《四库全书》时，虽一再下令广征天下遗书，但终未见到此本《繁露》的复出。”^③清初钱谦益《有学集》卷四十六云：“万历壬寅，余读《春秋繁露》，苦金陵本讹舛，得锡山安氏活字本，校雠增改数百字，深以为快。今见宋刻本，知为锡山本之祖也，如更得宋本完好者，则尚可为全书。”钱氏所见之本即或是宋嘉定计台本。

① 今可见之于周澍阳探刊本，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刊。

② (清)彭元瑞：《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十》页261—262，中华书局，1995年。

③ 李致忠：《宋版书叙录》页223，北京图书出版社，1997年。

到了编撰《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只能从《永乐大典》中将其撰出，并称：“是书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楼钥所校，乃为定本……”可以说，楼钥校勘本为《春秋繁露》在后世的流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其得以以全书为后世所流传。

此外，楼钥在校勘的方法上也有所突破。以他所校勘《乐书正误》为例，其中《攻媿集》卷五十三有一《乐书正误序》，详细叙述了为此书校勘之原委。《乐书》本为陈贤良所作，建昌陈史君欲刊此书与《礼书》并传，因而托楼钥进行刊误，楼钥因之详细校勘，其三百余条，并作一卷置于书末。清代钱泰吉在《曝书杂记》中称：“《乐书正误》格形颇精，钞录一页以饷校书者。”^{〔1〕}可见楼钥校书之方法与体例在清代校勘学大盛之时仍然显出其精到之处。楼钥校勘法之妙在于其以表格形式，对有误之处逐一校正，使读者清楚明了，方便对照原书，且又不对书中的内容进行删改，保存了书的原貌。因此在据重雕《乐书正误》时，清张均衡作跋道：“宋刻本后附正误一卷，分卷板行字误各为一格。正字圆墨丁阴文，甚为新颖。《曝书杂记》云：乐书正误格式颇精，抄录一页，以饷校书者直。与台州本荀于考异文选李善注与五臣同异，考均宋贤校勘之精者，为四朝校勘家先路也。”张均衡对于楼钥校勘的特点与地位的评价可谓是准确、恰当，楼氏之校勘法不仅保存了原书的原貌，使所读之人一目了然，更为后代之范例。宋代是校勘学蓬勃发展并形成一定体系的奠基时期，尤其是南宋更是有校书之风，名家辈出，但是楼钥对于校勘学的贡献却鲜有人提及，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二）小学

1. 古字考证

以《答赵郎中崇宪书》^{〔2〕}为例，楼钥在其中详细考证了“濂”字在徐铉所订《说文解字》本和唐本（即李阳冰删定本）中释义的不同，用所得到的晁氏《参订许氏文字》一书，对“濂”解释为“从水从兼”。徐本曰：“薄冰也，一曰，中绝小水。”唐本曰：“薄冰也。或曰中绝小水，又曰，淹也，或从廉。”但徐本却作“濂”字。《许氏文字》认为从兼者，亦古文廉字，非兼并之兼。楼钥根据判断，认为唐本既曰或从廉则非无濂字，从而认为《许氏文字》的解释甚为正确。唐肃宗乾元年间李阳冰曾把许慎的《说文解字》重新刊为二十卷，以自己的意见擅自篡改许书，自此以后，唐代通行的《说文解字》实际上已由李书代替，宋太宗雍熙三年徐铉奉诏重新删定《说文解字》，并对原本内容进行整理审定。一般文献记载李阳冰本自徐本行世遂不传。但就此来看，至少在楼钥所处之时代还可以看到两本并行，也说明两本在一些字义上有擅自改正之处。

《答杨敬仲论诗解》开篇即说：“古说难尽信，亦不可据。《尔雅》亦多误，《大学》所引，亦有牵

〔1〕（清）钱泰吉：《曝书杂记》页13，别下斋丛书，第十八册卷二，1924年。

〔2〕《答赵郎中崇宪书》，《攻媿集》卷六六，页890。

合,《诗》序多失经意,《释文》好异音。”^①说明楼钥与当时宋儒风气一样对于一些经典是抱着批判审慎的态度,并不完全相信。他对《诗经》里的一些字词的释义进行考证,对前人的注释提出了疑义和驳正。例如对于“覃”字,就从毛诗的释义入手,曰:“覃,延也。其义未安。覃本义,深也。葛藟大而蔓小。故谓墜下覃,徒系甘切。”经楼钥考证,认为水中深旁浅曰“覃”,加水以别其字,先儒以覃释为延时重复的。《诗经》中的覃耜,覃是深的意思,耜也是宽然有微深之状。毛诗则以剡木为耜之义,将覃释义为利,后面的人又转音为剡,转字为耜更是错上加错。楼钥认为,“潭字在‘六书’中为形声,如江河之从水而工与可止取其声而无义。潭从水从覃,亦取其声,非有义也。潭有深义,今之言潭潭是也。覃欲无深义,字书凡有意者,如人为为伪,人言为信之类,皆入会意之科。王荆公《字说》所以不能传者,往往以形声诸体,皆入会意,故有牵合强通之病”。王安石在政治变法失败后,退居而研究文字,著有《字说》二十四卷,但他不顾前人的研究成果,随意穿凿,创造许多莫名其妙的说解,楼钥对于他的《字说》也提出了批评。

还有《跋瓠书》,楼钥根据《方言》、《集韵》、《说文解字》的解释,对于“瓠”、“瓠”、“谷几”这三字进行详细的考证,认为“瓠”字是“瓠”字的俗体字,是经过演变之后的,而“谷几”则是为后来传写之误的讹字。

从以上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楼钥在古文字的考证方面,多以字书为依据,尤其是《说文解字》,不同于当时一些随意穿凿、全凭臆测之风。楼钥的考证重于推理,往往不以一家一说为据,而是以以往的众说相互比较,作出判断。因此被称作“经训小学,精据可传信”^②。而四库馆臣对此评价“尤能尽钥之实”^③。可以说能够得到小学功底甚厚的四库馆臣的赞同,可见楼钥在古文字的考证方面确实有一定的作为。

2. 古音韵

楼钥的音韵学成就比较集中地体现在《答赵共甫书》^④和《跋赵共甫古易补音》^⑤两篇中。在《跋赵共甫古易补音》中楼钥对当时小学之废,儒者读书率意诵字常有讹谬而不知的情况作出了批评,对吴棫作的《诗补音》评价甚高,曰:“虽不能变儒生之习而读之者,始知诗无不赖,韵无不叶,祛所未悟,有功于古诗多矣。”赵共甫因之做《古易补音》,楼钥认为“惟许叔重《说文解字》为小学之本……《集韵》虽博赡,于考古则未可所据”。楼钥认为赵共甫与吴棫之书“更当以《说文解字》定之,可传无穷”。通过楼钥的跋语可知,赵共甫的《易补音》本之于吴棫《诗补音》,音释多取舍于《集

① 《答杨敬仲论诗解》,《攻媿集》卷六七,页893。

② 《延祐四明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页409。

③ 四库全书《攻媿集》提要。

④ 《答赵共甫书》,《攻媿集》卷六六,页888—889。

⑤ 《跋赵共甫古易补音》,《攻媿集》卷七三,页982。

韵》，而以《说文解字》六书即其中谐声之例考证古音者少，而楼钥对其中的协韵音又有所订正。

楼氏在《答赵共甫书》中对赵氏之书与吴氏之书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易补音》之作所谓鲜不抵掌，指为迂阔，诚然诚然。”钥雅好吴氏《诗补音》，今者皆取其说，然尚有当言者。如‘幡幡’之下注文，用之不尽，似有未圆处。不若全用，或节去不甚亲切者。……《诗》必有韵，《易》则有不必要叶者，又不可强通也。‘车’之音斤于，韦昭之辨，只得写《诗补音》全文，节之意不完难晓。……江不与阳唐相连，而缀于三钟之后，上、去、入皆然。盖古音江音工，谓之转声与东通，亦有据否？有疑处必有考证，方可决然定说。不然，宁阙之尔。”赵氏的《易补音》多取材吴氏《诗补音》音证材料，但有时不能领会吴氏原意，引文多节取之，从而有注说“未圆处”。楼钥告诉他不如照录原文，以尽其意。从楼钥信中还可以看出，赵氏在梳理古韵今韵关系时，亦取吴械通转之说，如言江韵转声通东即是，而楼钥对此却表示怀疑。

因为赵共甫的《易补音》早已不传，其中的韵例分析及韵字叶音如何，现在已无从考证，所以我们只能从楼钥的记述中略知一二，从这个意义上说，《攻媿集》也起到了保存史料的作用。

此外，《攻媿集》中还有许多宋代当时字书、韵书的流传使用情况的记载。例如楼钥在书中曾经提到汪季路家藏吴彩鸾《唐韵》一事^①，据唐裴铏《传奇·文箫传》的记载，吴彩鸾自言是西山吴真君之女，太和末年与书生文箫隐居在成都附近的西山，吴彩鸾日书孙愐《唐韵》一篇，鬻以度日，如是十载。楼钥称知道此传说已经三百余年，一直不敢相信，却在汪季路家看到收藏的真迹，且“五篇历历为全书”，并阙“民”与“基”两讳字。楼钥用当时宋景德、祥符年间所修的《广韵》来校对吴彩鸾所书“东有十七，而此书止三字，同有四十五，而此本止十九，公有十三，而此本止于八，蒙有二十七，而此本止十二，注文亦多不全，况法言及愐二序今该立于唐韵之前”。而此书标明为《切韵》，并且只有陆法言的序，确应为《切韵》，而《传记》所称《唐韵》应该是误传。其实记在吴彩鸾名下的抄本韵书很多，譬如现在故宫博物院就收藏有吴彩鸾书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但是通过楼钥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已无《唐韵》、《切韵》之原本的流传，所以楼钥才拿在此基础上所修的《广韵》进行对比，从他所举的几个例字可以看出，宋本《广韵》确实对《切韵》有很多改动的地方。

楼钥还对汪季路所藏的《玉篇钞》进行了评述^②，《玉篇》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楷书字典，为顾野王所作，成书于梁朝，后于唐高宗上元年间孙强所删改，增加大字，世称“上元本”，后来宋真宗祥符六年陈彭年又重修，名为《大广益会玉篇》，在上元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字减注而成，删去了原本中部分义项和顾野王的案语，例证也保留很少，原书中标出的异部重文也删略殆尽。根据《文箫传》的记载，吴彩鸾为唐大和年间人，因此吴彩鸾所书之《玉篇》应有两种可能，顾本之《玉篇》或上元本之《玉篇》，但两者差距并不是很大，而楼钥当时所用之本应是《大广益会玉篇》。因此楼钥称：“既谓

① 《题汪季路家藏吴彩鸾唐韵后》，《攻媿集》卷五，页89。

② 《跋宇文延臣所藏吴彩鸾玉篇钞》，《攻媿集》卷七八，页1062。

之钞，窃谓如北堂书钞之类，盖节文耳。以今玉篇验之，果然。不知旧有此钞而书之耶？抑彩鸾以意取之耶。有可用之字而略之，有非日用之字而反取之，部居如今本，皆以朱字别之，而三字五字止以墨书字之，次序亦不与今合，皆不可致诘。”由此可以看出后来的《大广益会玉篇》确与顾本有很大出入。顾本在宋代大部分已经亡佚，清末黎庶昌出使日本保存的唐写原本《玉篇》零卷，归国后收入到《古逸丛书》。有人曾以唐写本与宋广益本进行比较^①，认为两本繁简悬殊，如唐写本欠部“次”字下注本，原本有引《周易》、《尚书》等书十四种，有重文出《字书》，共计注文五百数十字，宋本仅删存“叙也，近也”。二义同字，又失去重文。此外宋本增字重出，漏夺原文，原本所有之字，在宋本较多失落，删节鲁莽。因此楼钥称，“有可用之字而略之，有非日用之字而反取之”。说明宋本确实对原本有很多改动，这与后世所见的情况有相合之处。

3. 金石考证

宋代的金石学是以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一门学问，多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出现了一批建树颇丰的金石学家及相关的著作。楼钥由于具备深厚的古文字学功底，亦对当时一些钟鼎石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在黄伯思《东观余论》所作之序中强调“考校往古事迹，先须熟读强记，遇事加之精审。”对于书中黄伯思考证之差谬一一指出，所列证据详密，令人信服。在《跋遗教经》中，楼钥对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中遗教经的记载进行考证，他同意欧阳修和赵明诚认为非王羲之所书的意见，却不同意他们唐代所书观，认为此说可疑，以“世民”二字并未阙笔为证。在为《丁端叔所藏的钟鼎彝器所作之跋》中，楼钥对于商周金文也有自己的看法：“商周远矣，器之存于今者盖寡，识者望而知之，以为商质周文，世愈远则文愈简。然周器亦有甚简者，不知何以别其非商也。盘诘诘曲聱牙，商周皆然。其它训诰誓命之文，初不相远者，商颂虽止五篇，求其体制，比之清庙维清之诗加详焉，岂高识者他有见于此耶？古人不可复见，而得其器。器又不可得有，乃摹取款识之文，茫昧难读顾有何好而深好之，是殆难与不知者道也。”^②

可见楼钥在金石学方面确实有自己的看法，尤其偏重于对文字的考证，考证古代器物，特别是考证上面的文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王应麟在说道此事时也称：“古文难考，几于郢书燕说。”^③如果不是有根底的人是难以轻易来谈的，特别是遇到字形方面的疑难，需要多方取证，否则就会发生穿凿附会的弊病。楼钥凭借着自己深厚的古文字功底，在许多考证上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突破。

① 胡吉宣：“唐本原本《玉篇》之研究”，《文献》第1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

② 《跋丁端叔所藏鼎彝款识》，《攻媿集》卷七〇，页939。

③ （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小学》页744，商务印书馆，1959年。

（三）史学

楼钥所处之高、孝、光、宁四朝，史称“中兴之朝”，反映在史学观上往往以民族兴旺和历史盛衰观为主要特点。楼钥并没有专门的史学论著，但文章有许多关于治乱兴衰、强调典章制度的见解。真德秀在序中称，“此可以观公立朝事君之大节矣”^{〔1〕}，说明《攻媿集》的史学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楼钥曾在讲筵专门为宁宗讲解过《资治通鉴》，司马光作此书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晋，但楼钥却认为：“然臣考之，此书之作，又有深意，自古史法，借以编年，《春秋》是也，自司马迁《史记》创为纪传之体，无复编年之作，苟悦袁宏，书有不限，光之此书，实继《左氏传》，而不敢显言之……臣考获麟而《春秋》绝笔，绝笔二年而孔子卒，又七十六年，是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而三晋为诸侯，《通鉴》之始也。其实三晋之分知伯，在周贞定王之十六年，去孔子卒才二十七年，《左氏传》以三晋事终，《通鉴》以三晋事始，其实继《左氏》编年之法，此读《通鉴》之所当知。”^{〔2〕}可见楼钥认为《左传》、《通鉴》是上下相承之作。

楼钥还对范祖禹所作之《唐鉴》大为赞叹，认为“范太史之《唐鉴》，心平气和，理正词直，然后为文之正体，可以追配古作”。而楼钥在《进故事》中所进六则，五则都是关于唐代的，两则为《资治通鉴》，两则为《唐鉴》，一则为《三朝政要》，皆举以臣子对皇帝的上书。范祖禹是在协助司马光完成《通鉴》后，才另作《唐鉴》，他对唐代历史的认识与司马氏不尽相同。楼钥同时对这两本史书都甚为推崇，也说明楼钥一方面将《资治通鉴》置为继《左传》之后史书传承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又赞同《唐鉴》所体现出来的历史盛衰观。

总之，本文以《攻媿集》为基础对楼钥的学术成就进行了全面探究。由于文集中所包含的内容比较零散，因此不能一一进行论述。虽然后世对楼钥在经学、小学、金石方面的成就予以肯定，但是楼钥在这些方面并无专门的著述，因此并未成为代表人物，在他身上所表现出的是南宋士大夫博雅好学的特点。由于以往对浙东学术的研究集中于个别学派及主要代表人物身上，因而忽视了许多不入学派之门的士大夫，他们也是支撑浙东学术发展和延续的重要力量，透过这些士大夫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当时浙东学术的繁荣有了更为全面和进一步的了解。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责任编辑：宋仁桃）

〔1〕 （宋）真德秀：《攻媿集》序。

〔2〕 《讲筵论资治通鉴》，《攻媿集》卷二五，页355。

KEY WORDS: *Yongle Encyclopedia* (Yong Le Da Dian); the Institute of Three Classics of Rituals (San Li Guan); Lost Book Compilation; Classics of Rituals; library collections of the Imperial Palace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South-Song Lou Yue's Scholarly Attainments: Centering on *The Works by Gongkui* (Gong Kui Ji)

Lu Ying

ABSTRACT: The academic activiti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also called Zhedong's scholarship, historically plays a significant part in Chinese academic history due to its prominent achievements. Unfortunately, a lot of researches have been focused on only a few school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s rather than the independent scholars like Lou Yue --- a talented learned official with noble character and high prestige. He was born in Siming of eastern Zhejiang province, grew up in a cultural flourishing epoch in the South Song Dynasty, was regarded as Ci Minister (ci, a type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originating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fully developed in the Song Dynasty). He compiled *Gongkui's Works* (Gong Kui Ji) which is a collection of his learning and scholarship with valuable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politics, characters and issues concerning academics in the South Song dynasty. This thesis centers on his academic accomplishments in respect of textual criticism, philology and historiography based on *Gongkui's Works* to present his solid scholarship with intent to upgrade the study of Zhedong learning.

KEY WORDS: Lou Yue; *Gongkui's Works* (Gong Kui Ji); Lou Yue's scholarly accomplishments; Zhedong learning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131 to 142.

Three-D Laser Scanning Technology Applied in Measuring The Historical Architectures of The Palace Museum

Wang Mo

ABSTRACT: Since May, 2004 the research panel titled The Palace Museum Historical Architecture Digital Measurement Technology Research has started applying 3-D laser scanning technology to measure the historical buildings like Hall of Great Harmony (Tai He Dian), Gate of Great Harmony (Tai He Men), Gate of Martial Spirit (Shen Wu Men), Palace of Compassion and Tranquility (Ci Ning Gong) and the compound of Palace of Longevity and Well-Being (Shou Kang Gong). With the valuable data they gathered and practical experiment, the panel have made a more research of the central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processing 3-d dat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collected data --- *point cloud* which was proceeded into 3-D models, 2-D string diagram and orthophotograph, which will be used in monitor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whole structure of the buildings, analyzing the security of the Timber Constructions, measuring the sizes of the architecture components and approaches and procedure recording the outer situation of the buildings.

KEY WORDS: T Three-D Laser Scanning Technology; historical architecture; point cloud; 3-D models; 2-D string diagram; orthophotograph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143 to 156.